金石萃編

金石萃編卷一百八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譔

唐六十八

修浯溪記

石高四尺九寸廣二尺八寸七分十七行行二十三字正書末有宋皇祐辛卯中冬王口書題名一行十九字篆書在祁陽縣

修浯溪記

襄陽羅洧書

元公再臨道州有嫗伏乱活之恩封部歌吟旁決口口故去此五十年而俚俗猶知敬慕凡琴堂水齋珎植嘉

舟雖歙領荒翳終樵採不及焉仁聲之感物也如此今
年春　公季子友讓以遜敏知治術爲觀察使　袁公
所厚用前寶鼎尉假道州長史路出亭下維舟感泣以
簡書程責之不遑也乃謦欬賓僚託所部祁陽長豆盧
□□□□□□歸喜獲私尚會余亦以　恩例自道
州司馬移佐江州机風檣流相□□□□□舉寶鼎
竦然曰茲亭剏治之始既銘於巖側矣至於水石之秀
賦咏所及則家集存焉然自空閑時餘四紀士林經過
篇翰相屬今圩墁移舊手筆亡矣將編於左方用存此
亭故事既適相會盍爲志焉余嘉其損約貧寓而能以

韋復舊志爲急思有以白之故不得用賀便辭命元和
十三年十二月六日江州員外司馬韋詞記
余自朗州刺史以奉法不謹謫佐于道去年五月四
日維舟於此負罪奔追不及題記故於脩餘書之
寶曆元年五月廿三日浯溪山客元友讓建
隴西安政興鐫

復浯溪舊居　浯溪山客元友讓

昔到幾三歲今來鬢已蒼剝苔看篆字薙草覓書堂
引客登臺上呼童掃樹旁石渠疏擁水門逕斸蓁篁
田地潛更主林園盡廢荒悲涼問耆耋疆界指垂楊

按此碑金石錄墨池編二書皆著錄撰記者韋詞書者羅洧兩唐書皆無傳此碑題曰修浯溪記蓋浯溪爲元結所嘗居逾五十年季子友讓官道州長史重到浯溪修其舊居而韋詞記之也唐書元結傳稱結拜道州刺史請免百姓所負租稅及租庸使和市雜物十三萬緡又爲民營舍給田免徭役流亡歸者萬餘即碑所云元公再臨道州有嫗伏亂活之恩封部歌吟去此五十年俚俗猶知敬慕也但傳未嘗有再臨道州之事又不載結有幾子賴此碑知友讓爲季子其長子友直次子友正

並見元次山集中記役刻友讓一詩見全唐詩與此同而題曰復游浯溪此刻題曰復浯溪舊居詳玩詩意云覓書堂云田地更主林園廢荒云壇界指垂楊則是經營復舊之事爲多不止于復游而已詩首云昔到幾三歲今來鬢已蒼可知友讓是時亦五十餘歲矣記云路出亭下維舟感泣殆郎唐亭也又稱友讓用前寶鼎尉假道州長史是其歷官也而年月下自署但云浯溪山客豈以此爲自號歟然以自號冠于姓名之上則始見于此

李晟碑

碑連額高一丈四尺二寸廣五尺八寸二分三十四行行六十一字正書篆額在高陵縣本祠

唐故太尉兼中書令西平郡王贈太師李公神道碑銘并序

特進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集賢殿大學士上柱國晉國公臣裴度奉　勅撰

朝散大夫守尚書庫部郎中翰林　侍書學士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臣柳公權奉　勅書并篆額

惟天錫成命於

我唐保玆　國祚生此人傑則西平王李公其是乎不然何覆暴如風振槁葉哉　君若鷙冠盡山

横流之中一匡而定公諱晟字良器其先隴西人也後徙京兆曾祖嵩　皇岷州刺史贈洮州刺史祖思恭　皇洮州刺史贈幽州大都督考欽　皇左金吾衛大將軍隴右節度經略副使贈太子太保代有名跡雄于西土公劭好學學不爲人及讀呂張孫吳之書慨然有經邦濟物之志未弱冠遊秦凉間元侯宿將見者咸器異之乾元初嘗客武都値會豪以缺守遘亂殺掠平人公與所從十數馳而射之殪其爲魁者餘黨遂遁殺所虜獲積如丘山公一無所取椎椎牛釃酒享士而去邦人感服具以狀以聞特拜左淸道率飾以金紫將　朝京

師自獻方略屬裔夷紛擾有土急賢河隴將帥相繼表
用歷二府右職所至常以才謀爲其委重累遷至光祿
太常卿階爵在第一品涇原四鎮北庭節度都知兵馬
使四面都遊弈使懸識虜態周知地形應變不窮有奪
有待驥騄庭而翥展雲出岫而斯飛　代宗徵之
以左金吾衛將軍爲神策軍兵馬使屬羌蠻犯蜀
朝廷濟師命公督禁旅絕棧道而往救焉公銜枚過
險出賊不意追下堅壁遂誅首惡還授撿校太子賓客
且復舊職建中二年田悅以魏叛　德宗極意致
討悉起徂征以公爲神策先鋒都知兵馬使加御中丞

與河東河南等道諸軍合擊公濟河而行能以衆整及
破洹水陣解臨洺圍轢魏屬城抵燕通邑其摧鋒衂銳
皆先羣帥而寘力焉遂拜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厥
功未成聞賊泚肆逆　皇居失守西向慟哭載馳
載驅行及代北授檢校工部尚書充神策行營節度公
提孤軍募散卒拊循訓勵以達　行在值懷光中叛
大駕再遷加檢校右僕射餘如故尋轉左僕射同平章
事兼京兆尹神策軍京畿鄜坊節度觀察等使管內及
商華等州副元帥公固守渭城決平秦壘調食制用先
發我私捐甘攻苦皆自我始每一言一誓聲淚俱發勇

夫義士感而使之莫不濟矣時自雍而東延于汝洛震于河汴所在征鎮亂略相從公介巨盜之間使聲援斷絕立成師之法致號令肅嚴蒐捕十旬指揮一舉乘墉拏如通道若梟獍以清　宮而九市三條無轂肆之驚無秋毫之犯羽書速告　鑾輅爰歸廓氛祲爲祥光攄憂憤爲喜氣詩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斯之謂歟考古觀今論功稱忠者多矣若至危而安至難而易卓犖跨邁如公莫儔拜司徒兼中書令俄以凶孽甫寧邊防猶警岐下任重乃以本官兼鳳翔尹鳳翔隴右節度觀察等使及四鎮北庭涇原等州副元帥改封西平郡

王加食實封至一千五百戸公名譖戎王政和瀋部始
至而生植少安而訓齊遠四載賦輿十倍其初會課入
輔拜太尉中樞如故人或謂公勳望已高　寵渥已極
宜從容頤養稍稍遜避公曰不然人臣外則盡力内則
盡心若止倫榮孰爲且哲故每承　帷幄之間則言咈
無隱理奪不回大指以東夏可平西陲可復或已行而
事終不顯或未用而身遽不遺以貞元九年八月四日
薨於位春秋六十七　德宗撫几哭於別次自都
邑達關畿無士庶無老幼皆發哀相弔則曩時戰兵安
人之德可謂浹於元元之骨髓矣冊贈太師遣賻加等

以其年十二月十六日葬于高陵縣奉正原鄭國夫人
杜氏祔焉自捐館至安宅皆所司辦護中貴反覆萬情
所奉如不及焉嗚呼以公之靜難扶傾不言所利雖存
殁極位始終殊禮而天意若曰其福享未至故迺延于
後有子曰愿故檢校司空河中節度等使贈司徒五列
雄鎮三爲上公曰聰故光祿寺主簿曰摠故太子中允
贈兵部郎中曰愻左神武軍大將軍兼御史大夫曰懸
故右威衛大將軍兼御史中丞贈洪州都督曰恕故光
祿卿贈右散騎常侍曰憲檢校左散騎常侍嶺南節度
觀察等使兼御史大夫進因貴胄達以善政曰愬故檢

拔左僕射同平章事贈太尉克廣前修仍執醜虜曰戲
故渭南縣尉曰聽撿按司徒義成軍節度觀察等使統
戎按俗是以似之曰恭右羽林軍將軍曰懋嵐州刺史
並地勢利用兼而有焉粵大和元年秋七月聽拜䟽上
言以公之徽烈則　御製碑文於渭川矣公之風
度則　詔命圖形於雲臺矣唯大其丘隴欝彼松檟望
有祁山之象拜無峴首之碑將刊貞石式表幽隧乃命
臣度稱代言時其詞曰
建中季年大盜忽焉　皇輿避狄狩于梁川顧謂
太師汝才汝略將威致討必殄寇虐太師泣奉捐軀誓

衆度其成城可以利用赫矣鋪敦傳于墉垣手搏足蹄
如衝如棱一鼓而破一麾而奔掃清 宮闈剗瀜妖昏
我師葢止我介行矣都人不知已事方喜飛章告慶飭
 駕言旋㵑烈耀古讙聲動天車服之錫河山之誓
九命而俯一心若厲俾侯于歧阜安邊陲藩政既成袞
職攸宜嶽降帝賚天言䇿辭 我后嘉猷我躬何
爲道直氣和勞謙終吉福履所綏未享萬一上天不惠
厚夢遽歸垂裕流光用延 恩睪翼子肥家將壇
台席繼立奇功代傳休績聽與伯仲永儼高蹤請于
 朝廷表是丘封 帝曰孝哉胡可不從宜

我祖之丕業繄爾父之嘉庸乃　詔作銘以觀億
齡
太和三年歲次己酉四月庚戌朔六日乙卯建
關西道雍州高陵縣唐西平王李晟墓在縣東南一
十里裴度撰碑柳公權書太平寰宇記
右唐李晟碑裴度撰碑載西平子十二人愿聰總愻
憑恕憲愬懿聽惎慇唐史宰相世系表所書亦同而
新舊史列傳皆云晟有十五子舊史云侗伷皆無祿
蚤世豈以侗等早世故碑不載歟又李名撰李聽碑
云西平有子十六人疑更未名而卒者爾元和姓纂

載西平子十人以碑校之姓纂軼聰總憑懿四人而併應二子墓碑舊史皆無之又其倫次差謬亦當以碑爲正金石錄

西平忠武王神道碑石刻在高陵縣墓所苔蘚剝蝕字畫僅存耳然要之含蓄於元秘也是時西平諸子皆已逝獨太保聽存乞晉公文亦寥落不能發其忠義戡定之績予于料吐番背盟事絕不載豈有所諱耶所記官秩如初拜清道率後以邊將入爲神策都知兵馬使始加左金吾衛將軍未嘗爲右金吾大將軍復以神策先鋒討田悅加御史中丞再加御史大

夫左散騎常侍非檢校官所記諸子僅十二人史稱十五人皆當以碑爲正耳聽於其時徒見晉公祿位勲業之盛幾埒西平意其文之足以光顯其先而不知晉公雖非忌者自以爲位宰相績文崇簡要體當如是耳而於西平之元功偉算十不著二三於乎是豈非聽責耶前此韓昌黎柳柳州固無恙也有碑誌以來爲人子者其不作李聽鮮矣吾竊有感故志之

弇州山人四部稿

太保聽能求誠懸書父碑亦可謂有意不朽矣晉公名相也文雖不及韓柳然言之足重過之且亦非不

能文者竄此舉未爲全失若近世其人貪邪又不解
擒辭乃徒以官爵高趨之此則又出李藂下數倍者
也使李愿若在或尚知乞昌黎文然是時愿已亡矣

書畫跋跋

晟在唐功蓋天下可謂偉矣唐書列傳叙其官時與
碑不合碑謂晟由左清道率歷三府右職累遷至光
祿太常卿傳則云授特進試太常卿碑謂晟爲涇原
四鎮北庭節度都知兵馬使代宗徵之以左金吾衛
將軍爲神策衛軍兵馬使傳則云以右金吾衛大將
軍爲涇原四鎮北庭兵馬使碑謂晟平蜀還授檢校

太子賓客而傳不書碑謂建中二年以晟爲神策先鋒都知兵馬使加御史中丞尋拜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傳則云晟爲神策先鋒加檢校左散騎常侍兼魏府左司馬尋授御史大夫碑謂皇居失守授晟檢校工部尚書充神策行營節度使傳則云詔拜神策行營節度使碑謂大駕再遷加檢校右僕射尋轉左僕射同平章事兼京兆尹神策軍京畿鄜坊節度觀察等使管內及商華等州副元帥復詔晟兼河中晉絳慈隰節度使又兼京畿渭北鄜坊丹延節度招討使又進京畿渭北鄜坊商華兵馬副元帥傳則云

進晟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詔晟兼河中晉絳慈隰節度使又兼京畿渭北鄜坊丹延節度招討使又進京畿渭北鄜坊商華兵馬副元帥碑謂鑾輅爰歸拜司徒兼中書令俄以本官兼鳳翔尹鳳翔隴右節度觀察等使及四鎮北庭涇原等州副元帥改封西平郡王傳則云拜晟司徒兼中書令爭拜鳳翔隴右涇原節度使兼行營副元帥徙王西平郡晟之碑作于當時而史成於後代要當以碑爲是金薤琳琅

王元美云是時西平諸子皆已逝獨太保愬存乞晉

公文今碑首云奉勅撰書序末云乃命臣度稱代言

時似非聽乞也元美豈未讀全文耶石墨鐫華

予舊未見此碑近始見之字雖剝落然一段挺拔不

羣之概尚可捫而得也王元美不滿晉公之文謂西

平之子皆逝獨太保聽存乞文於晉公然此碑列銜

云臣裴度奉勅撰予以爲奉命之作固自有體西平

之功赫著人世何可過爲鋪揚不爲人主地元美見

不及此矣嘗見蘇子瞻著温公碑累累數萬言卒來

忌者之口温公竟不能有其碑此千秋之炯鑒也庚子

銷夏記

按晟卒于貞元九年碑立于太和之三年相去已三十七年矣以晟之功蓋天地名震華夷子孫衆多門吏貴盛而卒之日不爲建碑墓上何也新舊史晟子十五人碑則十二非聽之請將勞臣茂績不及二氏之碑充滿于紺宮紫觀乎史云上思晟勲力製紀功碑俾皇太子書之刋石立于東渭橋久已滅没而此碑倘存非晟之幸乎所歷官階碑傳卒多不合傳所略者事王忠嗣李抱玉初署三府右職蓋史書其大不錄宜也至贈太師謚忠武爲主恩巨典而碑遺之何耶晉公之文不能風發電掣凜凜有生氣特以誠

懸書法爲古今所重故此碑保護至今猶得不仆然
歷歲滋久不無剝蝕其波磔漸失矣惜哉金石後錄
碑文簡略不及史傳叙事之詳惟云乾元初客武都
値會豪以欽守遘亂殺掠平人公與所從十數騎而
射之殪其爲魁者餘黨遂遁寇所虜獲積如邱山公
一無所取惟椎牛釃酒享士而去邦人具狀以聞特
拜左清道率則新舊史俱未之載也晟祖思恭洮州
刺史父欽左金吾衛大將軍今南監本汲古閣本唐
書世系表云思恭金吾刺史欽左洮州金吾衛大將
軍乃轉寫之譌爾碑經從人重開雖間架尚存而神

余頓減如裴晉公署銜當云特進守司空今譌守爲爵俗生不通官制以臆妄改甚可笑也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此近時所搨然字蹟尚不甚模糊唯其間有爲妄男子增益者如具以以狀聞聞字上本空一格今本作具以狀以聞旣無此文理而次以字全乏端重之容與前後以字無一相同者又唐文宗年號大和本是大小之大今本於大字內增一點作太與碑中所有太字相較其點畧小亦後人妄加也魏明帝與北魏孝文帝年號是太和而文宗則是大和他碑版咸可據宋刻新唐書亦然今人皆一例作太和矣安知不反

執此碑以爲左證乎 抱經堂文集

按此碑撰者裴度舊唐書度傳云宫車晏駕 謂敬宗 迎江王 郎文宗 立爲天子以功加門下侍郎集賢殿大學士太清宮使大和四年六月詔特進守司徒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集賢殿大學士上柱國晉國公此碑立于大和三年四月而結銜已與傳同惟守司徒碑作守司空爲不同據傳則穆宗即位之初已檢校司空兼充押北山諸蕃使在軍疏論元稹惰寵惑聽穆宗不悅罷度兵權守司徒同平章事充東都留守是度之守司空改

守司徒已六七年碑何以猶稱守司空也書者柳
公權兩唐書傳皆言歷穆敬文三朝侍書中禁遷
右司郎中累換司封兵部二郎中與碑結銜稱守
尚書庫部郎中者亦異碑載晟之曾祖嵩祖思恭
考欽兩唐書無傳僅見宰相世系表然舊書李晟
傳稱祖思恭父欽代居隴右爲裨將新傳亦云世
以武力仕然位不過裨將据世系表與碑皆言上
兩世官刺史而欽官左金吾衛大將軍則非可槩
以裨將目之矣舊傳載貞元四年詔爲晟立五廟
以晟高祖芝之贈隴州刺史曾祖嵩贈澤州刺史新

書字相世系表起自曾祖嵩不載高祖芝之碑叙先世亦不從高祖始其曾祖嵩贈洮州非淨州其後亦不載立廟事葢各有詳畧不同也凡受封者先云封某後云改封某碑稱晟改封西平郡王溯其前祖未先有封爵稱之兩唐書亦同此必碑傳皆失書初封不然何以遽云改封耶碑自大和元年疏請刊石乃有裴度撰文之命遷延至三年而後建碑卽此一端可見唐自中葉以後朝政漸見廢弛前乎此者朝命夕行未有遲延若此者也末署歲次己酉實是大和三年而趙氏金石錄次于二

年今刻本注云宋金石文字記作三年葢趙氏嘗

時未撿歲次己酉之語而誤列于二年也

狀嵩高靈勝詩刻

石高二尺八寸七分橫廣三尺九寸五分共二十八

行行十九字末後有宋人移置記二行並正書在登

封縣中

嶽廟

府尹王侍郎准　制拜　嶽因狀嵩高靈勝寄呈三十

韻

朝散大夫守衛尉少卿尉遲汾

雄雄天之中峻極闓雜嵩作鎮盛標格出雲爲雨風瑞

時物不癘順澤年多豐加高冠四方白武通云中央之嶽獨加高字者何

中央居四方之中可高故曰嵩高 覜秩居三公 明朝虔昭報顧
祀歲嚴恭署祝紓 御札詔 賫導
宸東皇皇 三川守饗德清明躬肅徒奉蘭沐竟
夕玉華東星漢耿齋戸松泉巽壽宮具備諒竭吉蠲邑
猶嵸嶸巋峩大圭立興俔聲玲瓏挹璜椒桂發奏金嚴
鑿空靈𢾾若有荅髣髴傳祝工乍事不遑覆勝奇紛四
叢朝霞破林嶂錯落間蒼紅動息形似蟻霧黃氣如龍
奔傾千萬狀羣嶽安比崇日月襟袖捧入天道路通冥
搜必殫竭躋覽忘崎岣路翠遍諸刹趣緜步難終浮丘
仙袂接謝公屐嶐躬龍潭應下瞰九曲當駭容 又有九瀧潭在

寺側崇岸對口壁口千
何九曲分蓄鍼黑不側
龍門計東谿三臺有何蹤書雖云道
自嶽廟東北二十里至一山名曰東龍門其東有三
臺山昔漢武東巡過此山觀三學仙女遂以爲名哥金
像語奚應
仙經云嵩高大巖下有佛圖音妙有大金像
在中來語寺僧密公密公時在嵩高寺寺在
嵩脚上聞之欣然一披林求索時白霧昏迷失路一往看
之郎入山水唯觀一齋香去人三四步側足聚跳步步
若有所引口久迴顧去十步中
有青磎出就觀之有自然天池忽
玉人光想融
盧元明嵩山記
嶽廟口爲神像有一玉人長五寸玉色甚光潤制作亦
住莫知早晚所造蓋嶽神之像相傳謂明公山中人悉
云嘗失之
經句乃觀
瑤凝与石髓清骨宜遭逢
口說嵩山北有大
穴中觀二人圍碁
有一杯白飲与暨者飲氣力十倍碁者聞願口否墮者
云不願蓁者曰從此西行天井中多岐龍但投身八井
自當得出若飢取井物食之墮者如言可半年乃出蜀
中問張華華曰此仙館丈夫所飲者玉漿所食者龍穴
石髓況是降神處跡惟申甫同周翰已洽論伊衛亦期功

誠富東山與須陟中台肅勉促旋騑軟未可戀雲松散
材事即異期爲十一峯
大和三年六月十日　刻字人薛元
余被　詔禱雨於　岳祠獲是石于圮牆之下遂移
置壁間庶圖傳之永也熙寧丁巳季春日大衆王紳
亥儀
今在中嶽廟壁題云府尹王侍郎淮制拜嶽準字作
准金石文字記
立石紀年太和北魏亦有太和今詩内小註稱白虎
通爲白武通虎唐廟諱知爲唐文宗太和年也說嵩

王侍郎者王播以吏部侍郎爲河南尹也韓文公與
祠部陸員外書云有沈杞者張茲者尉遲汾者李紳
者張後餘者李翊者或文或行皆出羣之材也汾遂
以貞元十八年登進士第其文章雖不多見此五言
詩排奡頗近昌黎眞書規橅虞永興尤精妙昌黎亟
賞之不虛矣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詩有注引道書仙經世說等皆出初學記唐之詩人
守此獮祭也末有熙寧丁巳大梁王紳題字云獲是
石于圯牆之下移置壁間汾名見劉昫唐書張仲方
傳云李吉甫卒太常定吉甫謚謚爲恭懿博士尉遲

汾請爲敬意中州金石記

按題詞則靈勝詩乃王尹撰尉遲汾書金石文字記作尉遲汾撰誤河南府志

碑在中嶽廟峻極門之東角門壁碑自熙寧丁巳大梁王紳移置壁間舊惟嵩陽石刻記作尉遲汾書近府志踵襲其謬且謂金石文字記作尉遲汾撰者誤據詩云皇皇三川守馨德清明躬其意正言王尹准制拜嶽汾乃寄呈此詞若以尹自撰豈復作此語哉詩後用東山展齒等字皆可證明爲汾所寄無疑而葉氏竟率然至此其他安德不滅裂爲之耶唐石刻

遇稱皇帝皆空三格今詩中三川守又詔賢導宸衷三川守及賢字措語美王尹耳何爲亦空三格耶小註內引白武通云中央之嶽獨加高者何中央居四方之中可高故曰嵩高以余近所見本直無此文惟云中央爲嵩山者言其後大之也乃知近刻爲不全之書其中傳刻佚脫必有爲世所未及見亦不暇補綴者非得是石何由少見古本耶左傳正義云白虎通義因穀梁之文爲之說曰王者諸侯所以田獵何爲苗除害上以共宗廟下以簡集士衆也春謂之田何春歲之本舉本名而言之也夏謂之苗何擇其懷任者也秋謂之蒐何蒐索肥者也冬謂之狩何狩地而取之也四時之田總名爲田何爲田除害也今白虎通義十卷無此語豈亦有逸篇與見困學紀聞

授堂金石跋

處州孔子廟碑

碑連額高七尺廣三尺五寸文分四層第一二層各十八行行九字第三層十七行行九字第四層亦廿七行行八字額題處州重刊孔子廟碑八字並篆書後有嘉靖癸未一行亦篆書在麗水縣

自　天子至郡邑守長通得祀而徧天下
者唯社稷與孔子焉然而社祭土稷祭穀
句龍與棄乃其佐享非其專主又其位所
不屋而壇豈如孔子用王者事巍然當坐
以門人為配自　天子而下北面跪
祭進退誠敬禮如親弟子者句龍棄以
功孔子以德固自有次哉自古多有以

功德得其位者不得常祀句龍棄孔子皆
不得位而得常祀然其祀事皆不如孔子之
盛所謂生人以來未有如孔子者其賢過
於堯舜遠者此其效歟郡邑皆有孔子廟
或不能修事雖設博士弟子或役於有司
名存實亡失其所業獨處州刺史鄴侯李
繁至官能以為先既新作孔子廟又令工
改為顏子至子夏十人像其餘六十子及
後大儒公羊高左丘明孟軻荀況伏生毛
公韓生董生高堂生揚雄鄭玄等數十人

皆圖之壁選博士弟子必皆其人設講堂
教之行禮肄習其中又爲置本錢廩米令
可繼處以守廟成躬率吏及博士弟子入
學行釋菜禮耆老歎嗟其子弟皆興於學
鄴侯尚文於古記無不貫達故其爲政知
所先後可歌也已乃作詩曰
維此廟學鄴侯所作厥初庳下神不以宇
先師所處亦窘寢以新斯宮神降其歆
講讀有常不誠用勸揭揭元哲有師之尊
羣聖嚴嚴大法以存象圖孔肖咸在斯堂

以瞻以儀碑不或亡後之君子觀厥成美

琢辭碑石以贊攸紹

朝散大夫守國子祭酒賜紫金魚袋韓

撰

舊碑題元和十七年李傳君蔡經紹

文石置石大和三年歲次己酉六月朔

廿五日癸酉敬使君僨建立朝議郎權

知歙州司馬上柱國任迪書隸篆額

皇宋嘉定十七年閏八月初吉朝議大

夫直龍圖閣提舉建康府崇禧觀賜紫

金匱裴陳弘碩篆書并題額

前吏部權發遣廣州軍州兼管內勸農

事借緋王寵識並立

皇明嘉靖癸未歲三月吉旦奉政大夫浙江嚴州府同知

永州王備校補　陳于新篆刻

釋文

自　天子至郡邑守長通得祀而遍天下者唯社稷與

孔子焉然而社祭土稷祭穀句龍與棄乃其佐享非其

專主又其位所不屋而壇豈如孔子用王者事巍然當

坐以門人爲配自　天子而下北面拜跪薦祭進退

誠敬禮如親弟子者句龍棄以功孔子以德固自有大
弟哉自古多有以功德得其位者不得常祀句龍棄孔
子皆不得位而得常祀然其祀事皆無如孔子之盛所
謂生人以來未有如孔子其賢過於堯舜遠者此其效
與郡邑皆有孔子廟或不能修事雖設博士弟子或役
於有司名存實亡失其所業獨處州刺史鄴侯李繁至
官能以爲先既新作孔子廟又命工改爲顏回至子夏
十人象其餘六十子及後大儒公羊高左丘明孟軻荀
況伏生毛公韓生董生高堂生楊雄鄭元等數十人皆
圖之壁選博士弟子必皆其人設講堂教之行禮肄習

其中又爲置本錢廩米令可繼處以守廟成躬率吏及
博士弟子入學行釋菜禮耆老歎嗟其子弟皆興於學
鄆侯尙文於古記無不貫達故其爲政知所先後可歌
也已乃作詩曰
維此廟學鄆侯所作厥初庳下神不以宇先師所處亦
窘寒暑乃新斯宮神降其獻講讀有常不誠用勸揭揭
先哲有師之尊使聖嚴嚴大法以存象圖孔肖咸在斯
堂以瞻以儀俾不或忘後之君子無廢成美琢辭碑石
以贊攸始
朝散大夫守國子祭酒賜紫金魚袋韓愈撰

舊碑題元和十三年李使君鐫經始碑文及置石大
和三年歲次己酉六月朔廿五日癸酉敬使君僚建
立朝議郎權知處州司馬上柱國任廸書兼篆額
皇宋嘉定十七年閏八月初吉朝議大夫直龍圖閣
提舉建康府崇禧觀賜紫金魚袋陳孔碩重書并題
額
朝奉郎權發遣處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借緋王夢
龍重立
皇明嘉靖癸未春三月吉旦奉政大夫浙江處州府
同知長洲王倅校補　陳式新摹刊

按此碑據金石錄及廣川書跋皆以爲任迪行書而廣川則又云咸通四年刺史王通古重立是此碑最初立者爲敬僚在大和三年重立者爲王通古在咸通四年再重立者爲王夢龍在宋嘉定十七年最後摹刊者爲王傣在明嘉靖二年癸未而書碑則初爲任迪行書後爲陳孔碩篆書最後爲王傣校補即此碑是也歷次重立皆不詳其故大約是斷裂缺遺然自大和三年至咸通四年僅逾三十五年不知因何重立碑題無明文王通古又無傳可攷不知廣川書跋之語有可據否也文爲

韓愈撰今取朱酉耕王氏昌黎文集刻本校之其不同者唯社稷與孔子焉然而社祭土集本焉作爲然字屬上句北面拜跪薦祭集本無拜薦二字皆無如孔子之盛集本無作不其賢過於堯舜遠者集本作遠矣顏回集本作顏子設講堂集本上有又字爲置三字又爲置本錢廩米集本無又爲二字揭揭先哲集本先哲作元哲以贊攸始集本攸作假又集本題下注云此篇方從石本方者朱子考異序所謂甫田方氏卽方崧卿也石本當卽傚僚所立者酉耕王氏集本刻于寶慶三年王夢龍

石本刻于嘉定十七年是刻集之時石刻新出甫四年方氏未能据以校韓集則方氏所据者尚是任迪之舊本矣碑與集不同之處雖於文義無大紕繆然細按之則今石本較勝或方氏所見石本有缺泐模糊及剪裱失次之病致互異也昌黎撰文時守國子祭酒据本傳自袁州刺史徵爲國子祭酒在元和十五年碑首題云元和十三年置石太和三年建立是置石在撰文前二年建立在撰文後九年矣碑載鄭侯李繁新作孔廟十哲皆塑象其餘先賢從儒皆畫壁亦可見當時廟學從祀

之制李繁爲鄴侯泌之子舊書附泌傳但言其累居郡守而力學不倦歷隨州亳州刺史而不及處州据此碑知其官處州在元和十三年也敬僚任迪俱無傳宋時重書之陳孔碩福州侯官人宋史附見其子驊傳稱其爲朱子及呂祖謙門人重立石之王夢龍無攷

東郡懷古詩刻

石橫廣三尺六寸高二尺三寸三十一行行十三字隸書在滑縣

東郡懷古二首

義成軍節度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戶部尚書兼滑

州刺史御史大夫李德裕

王京兆

河水昔將決衝波溢川湧崢嶸金堤下潰薄風雷音投馬灾未弭爲魚歎方深惟公執珪璧誓與身俱沉誠信不虛發神明宜介臨湍流自此迴咫尺焉能侵逑我守東郡悽然懷所欽雖非識君面自謂知君心意氣苟相合神明無古今登城見遺廟日夕空悲吟

陽給事

宋氏遠江左豺貔滿中州陽君守滑臺終古垂英猷數仞城既毀万夫心莫留跳身入飛鏃免冑臨霜刁畢命

在旗下僵尸横道周義風激河汴壯氣淪山丘嗟尒抱
忠烈古來誰與儔就烹感漢榮握節悲陽秋顏子毅清
藻鏗然如素璆徘徊望故壘尚想精魂遊

大和四年六月一日題

朱長文墨池編有此詩刻劉昫唐書李德裕傳云大
和三年八月召爲兵部侍郎裴度薦以爲相而吏部
侍郎李宗閔有中人之助是月拜平章事懼德裕大
用九月檢校禮部尚書爲鄭滑節度使今碑以大和
四年立其自署云義成軍節度使銀青光祿大夫檢
校戸部尚書兼滑州刺史御史大夫正與史合懷古

詩二首亦見全唐詩王京兆名尊漢東郡太守陽給
事名瓚宋濮陽太守元和郡縣志云白馬縣河侯祠
在縣南一里漢王尊爲東郡太守河水盛浸瓠子隄
尊臨河不去後人嘉尊壯節因爲立祠今詩云登城
見遺廟即其祠也顏延年有陽給事誄在昭明文選
序云永初之末佐守滑臺李善引東郡圖經曰滑臺
城相傳云衛靈公所築小城昔滑氏爲壘後人增以
爲城甚高峻堅險臨河亦有臺今詩云徘徊望故壘
即其地也河侯祠在今滑縣南一里滑臺當即縣治
德裕有書名李商隱會昌一品集序稱爲隸法道媚

金石錄亦有德裕隸書平泉草木記山居詩今不傳

中州金石記

按李德裕在東郡懷王京兆陽給事詩二首後署大和四年六月一日前結銜據新書本傳太和三年召爲兵部侍郎出爲鄭滑節度使舊書傳三年九月檢校禮部尚書出爲鄭滑節度使以詩結銜考之則德裕是檢校戶部尚書出爲鄭滑節度非兵部侍郎亦非禮部尚書兩傳皆誤而中州金石記以爲正與史合者非也唐書地理志滑州靈昌郡本東郡天寶元年更名此詩題曰東郡是滑州

舊名也義成軍即在滑州本名永平貞元元年所
改建中二年增領鄭州興元元年徙治滑州故傳
謂之鄭滑也詩第二首陽給事云就烹感漢節全
唐詩漢節作漢使餘並同石刻無書人姓名意德
裕所自書耶

吳達墓誌

石高廣俱一尺八寸九分二十三行行二十四字正
書蓋題大唐故吳府君墓誌銘九字篆書在西安府

唐故奉義郎試洋王府長史濮陽吳府君墓誌銘并序

鄉貢進士寇同

府君諱達字建儒濮陽人也其先与周同姓文王封太

伯於吳至武王始大其邑春秋之後與為盟主及越滅
吳子孫奔散或居胥閭因為郡之籍氏焉祖偉皇任
虔州虔化縣丞父口冕皇任禹州別駕題輿貳邑克著
公清積慶所鍾寔繁爾嗣　別駕娶　鍾氏而生四
子　府君即其長也弱不好弄長而能賢清白自持有
南朝隱之之㮣雄謀獨運得東漢漢公之風歷階奉義
郎累試洋王府長史始著稱于豫章晚從家于京國優
游墳典怡性林園脫弃軒蓋之榮趣翫琴樽之樂雖二
踈之辭榮四晧之讓祿姫之長史今古何殊不幸以大
和四年夏六月有六日遘疾終于勝業里之私第春秋

六十七以其年十月廿日辛酉祔葬于京兆府萬年縣洪固鄉北韋村烏虖梁木斯壞哲人其萎青烏占窆歹之期白鶴爲子喪之客夫人扶風郡　萬氏閨門肅睦無愆班氏之賢四德不虧豈謝謝姑之德先以寶曆元年十月廿一日捐館于前里第及今克遵祔禮也　夫人實生二男一女長曰仲嵩次曰仲璵童幼而敏慧有文武幹材或親衛於　丹墀或窮經於白武追㬌光之莫及痛風樹之不停以其禮經有制空垂志行之文金石靡刊孰紀陵口之變銘曰

吳氏之先　周室配天　封伯東南　世多其賢　春

秋之役　國始大焉　代著仁德　府君嗣旃　清慎
廉退　吾無間然　秩試王府　道優林泉　積善何
昧　逝于中年　洪固高原　南抱樊川　佳城鬱鬱
宿草芊芊　穗鳳茲祔　龜兆叶吉　夜月松風
萬古斯畢

按誌所稱炎達及其祖偉父口見兩唐書俱無傳
誌稱達果試洋王府長史洋王者睿宗子初名袞
後改名折始王高密進王洋誌又云祔葬于京兆
府萬年縣洪固鄉北韋村長安志洪固鄉在萬年
縣南一十五里管郁四十八畢中丞沅注引路嚴

撰渾侃神道碑有胄貴里歐陽詹撰左驍衛將軍

馬實墓誌有延信里司馬村而不及此誌之北韋

村可据此以補長安志之古村名也誌又云夫人

萬氏捐館于前里第捐館二字本史記蘇秦傳秦

陽君捐館舍云云其用之于婦人則始見于此

湘中紀行詩刻

石橫廣三尺五寸高二尺二寸二十行行十三

字或十二二十四字不等正書左行在祁陽縣

湘中紀行

湘江永州路水碧山举兀古木口口渟陰雲起龍竄峻

屏夾澄澈怪石生口勒口艦時遷迴輕舠已超忽疾如

奔羽翼清可鑒毛髮寂寞榜漁舟逶迤逗商□□行十
月杪猿啼中夜發楓葉寒始丹菊花冬未歇凝流綠可
□積學浮甚擷□蒨每驚新幽奇信誇絕稠峯疊玉嶂
堠淚翻殘雪石驚雨中飛霜鴻雲外別峯迴鴨泝洞已勞
若覽覛遐愉悅鶴嶺訪胎仙□陽縣白鶴□道唐音士屈志謝得仙處吾亭
仰文哲郡陽唐亭中丞次山所居元州開□漁釣山上多薇蕨無以
佐　雍熙何如養疵拙安人苟有績撫己行將□此路
好□□吾其謝羈紲
大和四年十月廿五日□管都防禦觀察處置等使
桂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李諒過此偶題并領男蕭同

登覽

按李諒兩唐書無傳全唐詩有其人小傳稱諒字復言三宰劇邑再爲郡牧終京兆尹而不詳所牧何郡所載詩但有蘇州元日郡齋感懷寄越州元相公杭州白舍人詩一首題下注云時長慶四年也而不載此詩詩中欽泐無從校補此詩題曰湘中紀行是官桂州刺史道經永州題此詩於唐亭者合而觀之是諒先于長慶四年守蘇州至此時相距七年而移守桂州所謂再爲郡牧者是巳蘇州元日詩何云新知四十九年非是長慶四年年

五十也至此則五十六矣有一子名穎諒之可見

者祇此

甄叔大師塔銘

碑連額高八尺三寸三分廣三尺

九寸十九行行三十三字正書

大唐袁州萍鄉縣楊岐山故甄叔大師塔銘并序

沙門至閑譔

瑯瑘王周古篆額

口岐大師法号甄𠂭幼而聦敏倜儻不羣心目具明具

大人相觀死生輪上見三聚羣迷猶如雖口處在口口

口勝妙欲樂口嚼蠟無味遂投簪削頂具佛口式求正

覺了義扣　大寂禪門一造靈機萬慮都寂乃曰尋靈
本源假名爲佛體竭形消而□滅金□朴散而常存性
海無風金波自湧心靈絕兆萬象齊照體斯理者不行
而遍歷沙界不□而□蓋羣化如何背覺反合塵勞於
陰界中妄自因繫於是形同水月很跡人天見楊岐山
羣峯□□乃曰坤□作鎮造我法城瀷發一言千巖響
荅松開月皎星布雲廊青嵐色中化出金地一□□□
四十餘年滿室金光晝夜常照□□□緣已畢幾感難
留元和庚午歲正月十三日忽弃塵區還歸□定門□
□□□□□□□□心没悲□海哀聲動山如月隱天

備羣星失曜大口衆木積爲香樓用建口世口舍利七
百米於東峯下建窣堵波巖旋錫卓列其前潤撲銀河
落其後永光法嗣用鎭山門上足僧有任運者飽飲法
乳誓報深恩涉萬重山經三千里來投於我請述斯文
將口其心式旌口口銘曰
吾師內外皆明澈　如淨瑠璃含寶口　常口口水灑
羣靈　大注禪可未曾竭　獨步楊岐山頂上　建出
花口勝仙關　樓臺壯勢射虛空　魔界輪幢盡摧折
閻浮月隱須弥角　一念收光歸寂滅　長留舍利
鎭山河　光透支提照巖口　猶如薝蔔花飛去　枝

上餘香長不歇 無限門人嗅此香 □□□□□□

山

刺史鄭 縣令闕 書碑人僧元幽 當臺鈌

唐大和六年歲次壬子四月癸亥朔卅日壬辰

右甄叔大師塔銘甄叔者乘廣之弟子也卒於元和

庚寅正月至大和壬子沙門至閑爲製塔銘相距二

十有三歲矣題稱塔銘而篆額作碑銘篆人爲琅邪

王冏古書碑人則僧元幽也此碑向無著錄者餘姚

邵二雲侍讀爲予言在萍鄉之楊岐山訪之廿年不

得頃澤州胥燕亭訪予吳門燕亭嘗宰萍鄉檢篋中

乘廣甄叔二碑相贈喜海內之有同好也因書數言

識之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阿育王寺常住田碑

碑高一丈三寸廣五尺二寸連後記及詩二

首共三十七行行六十八字行書在鄞縣

大唐越州都督□□縣阿育王寺常住田碑

舊碑是前□越州刺史徐嶠□書

前秘書□正字郎萬齊融撰

順陽范的書并篆額　韓持鐫

我聞語寂滅者本□以不生而菩薩不能去貧生立法

談逍遥者存之於無待而神人不能亡有待為傾吉□

之降帝農教以耒耜蒼靈之下后稷俾其播種故維摩之毗耶稽首持鉢尙詣於香積□迎之給孤洗足著衣猶乞食於舍衛□知夫食者不獨乎人天農者豈唯乎政本阿育王靈塔寺者晉義熙元年之所置也昔孔雀氏宿童子之因果當金人之授記曁鐵輪位□寶塔功成討鳥道之千里占人寰之一勝夜□寄跡以飛行神僧護影而圍遶雖方壇氣象□萌青石之符而員項光明未質白雲之狀迨觀音應現而□□利賓虛求以日□□□甬出儼如多寶之音一爪圓開苑是樓刃之相神其不滅道在玆乎晉安帝允膺三才成就六度聿圖

蘭若式印招提景行阿育王故以育王靈塔爲稱首從
觀夫輪奐規矩鈎繩刱製珠軒翠檻延袤中霄玉靄金
地周羅上界環海之下流元氣大地爲衣圍山之上結
太清諸天作蓋信方廣一都之會也左赤岸而千里右
青口口口曲霞標莽蒼幽幽迷鬼谷之祠日剎晶明的
的識文人之館天花未雨宿傳龍界之香地續祇風時
起魚山之梵則卵定光諸佛悔天台之赤城羅漢羣仙
謀崆峒之靈圃口口口惟神投道乃人口向使口口王
昧巴連之因初微此塔迦葉佛晦閻浮之跡殆曠救山
益虛明之絕境不可得而思議者也粤寺東十五里塔

墅常住田者宋元嘉二一年□□□所立也宋文帝秉籙
□□作娑羅之外護䖍閣耶于砂㯳之供制賜是田粱
武皇握樞臨極爲實應之下生見阿育王金粟之果勅
禤其賦日月盈止既有命以自天陵谷□□□□動其
卯地梁普通□涉門僧綬茲寺之應眞也以發行爲道
場以直心爲淨土闡純陁貝田之喻遂篤志焉既種既
戒載芟載柞察地道之化成觀天道之時變晤是□□
之□□始以常住名焉次有僧濟上人虛己淨心紬茲
惠業披衣晝其塍埒持戒墾其疆畔苗而不秀有恨何
及迨陳隋之季喪亂薦臻農野蕭條剃爲茂草　我

皇家執大口乘飛龍陟丕上帝之耿命紹復先王之大
業有山棲曠和上道尊人傑德貫大師　中宗孝和
皇帝親降璽書願同金聲擊鼓而陳其入國造船而捧
其登座故知二乘行道口口朱口四果適時遷陞紫口
雖植衆德本作南山之福田種諸善根存東皋之淨業
初湖之左右夾壤二區榛梗始口蓄畬粗立僧徒理勝
力未贍農童牧因間私竊種藝和上口蒙俗之貪垢貧
冥期之幽報乃推湖西易壟讓爲閑田口諍歸之春稅
就給唯剜湖東十頃復古賜地窮海北漸會山南麓樓
子根盤以東峙雷都股引而西注眞陸水膏腴之沃壤

實神靈灌溉之奥區於是奠其吟啜爭其版籍農野罷
侵田畯至喜人到於今稱焉前寺主簡暇二法師僧祗
之龍象也就先疇之畎畒致老農之底績葴事作製耕
笠來思者久之歲功未成生厓其盡□□□去荒凉紫
陌之田影壁空存搖落青園之寺可爲長太息者矣有
惠炬闍梨德業淳修曾統經領道勝之韻生而能言禪
悅之味老而彌篤用能纂其□始高軌可追□□□□
□□□遠与法言沙門俗姓喻氏貞□□□惠心苦節
今屈知墅任垂將十年先是舄鹵未斥塗泥未潴臺稗
翳薈湧于農郊夫其心畫制度目□曲折荷飾舂土埋

窪鏟凸隤□□墜石□漑高湊仰增卑陪薄分爇水□
□達□氣填掀遊盪而時至餘皮寬緩而不廹終古旱
告浸以汙瀆冬〻不斨於積雪夏無緣乎小雨由是湖有
□□之另焉當其春鬳司載田事既飭厡孚甲甐萌牙
或麃或麥實穎實發上農臺而課長贏汶陽之稼如雲
矣及夫寒蟬記時農乃登穀皃積聚築場圃爭不遺秉
羸無□□□□□而督收成海陵之倉并衍矣詩云倬
彼碩田歲取十千其是之謂乎百穀既蒸萬供既設滿
以衆香之鉢薰以吡耶之城或異聲同若化菩薩虛高
座以影集時洪鍾而□□□座而坐飯食經行臭若香

風味同甘露遍滿一切周流十方聞之者得未曾有食
之者咸登正位白衣之會龍圖無掘衛金之香緇裝之
集雞寺不碎庵羅之末三藏□□□□之可貫一器
沙□議麸坋之非重資我飯□師之力聚都維那□綜
遊方觀化大□慈誘火耕水耨常有助於上農飛杖浮
杯今載行乎中國上座釋辯疑十城之僧主也□□□
合金杵發其休徵寺主釋惠敏九州之維那也風對天
成鐵鎮起其靈相咸能以如來之衣衣分如來之座坐
護育王之靈塔顯貿金錢□育王之墅田思摸石柱弟
子早掖蘭書式典騏驎之閣既遊蓮跡每參鵷鷺之林

賓頭盧之下空函見有能師子舍那私之入寺登請無
知老人識異博文才非能賦阮公不事曾供香花顧越
有緣遂贈碑版滿笈多之石室未嫌其籌對輪王之金
地且耕其筆多羅口業而書偈云

渾儀草昧衆物紛拏或甲而乙或萌而芽萬殊成類百
寶攸嘉故后稷布其種神農嘗其華 其一 燧人更進火正
司職教以鼎飪炊之黍稷易茲毛茹成此粒食是之爲
人天是之口皇極 其二 我聞維摩曾語舍利如來大慈甘
露上味又見阿難問是香氣亦有以飲食以之爲佛事
其三 若長者士若聲聞人天諸居士地虛空神如聞飯氣

而亦口臻兇口　之口口有待之爲身(其四)猗與釋子供
資砂粿法主大慈冷然虛受伊鐵輪以授記從滅度後
何寶塔之莊嚴得未曾有(其五)鳥道於許人寰在哉鬼神
冥運風雨潛來白雲湧出青口口開口千輪之蓮跡建
白福之花毫(其六)朱帝下生梁皇外護太稷賜嗇司農爲
賦皋壤膜發潮源灌注既魚口以左右亦犬口而盤口口
(其七)舊畬平秋羞笠口思爰疏畎澮是務鋤犂三農口口
万畝新新自膏口而兼倍冽雨露與華滋(其八)諾玆開士
賃功司過口以觴勤形以肅脩東作方口西成是課始
象耕而鳥耘終牛春而馬鍍(其九)千箱既積五穀斯分味

蒸甘露口涌香雲熟云菩薩而謂聲聞辯須彌所不能
盡局毗耶之足叢林其藪爲赤松葯田白玉刹伊塔寺神
通付囑信矣育王能生金聚彼鄭國之泥紫如富都之
水緣十一我來自東歷行成趣淨業斯闢善根方樹式紀
因緣匪存章句庶金田與石柱口巍巍以常住

育王寺碑後記

此寺碑記皆爲寇盜毀壞久無豎立有好事僧悲印
錄其舊文藏於僧司又與老宿僧明秀志詮寺主僧
志口上座僧栖雲都維那僧巨嵩會議重建其碑爲
余美其樂善會判越間有隱逸之士日范的業文功

書未遇於時常萍泊雲水間一日扁舟至明余邀以
書口添勝境遊觀之一事略紀端由於碑後云大和
七年十二月一日明州刺史于季友記
范處士在育王寺書碑因以寄贈
明州刺史于季友
墨妙復辭雄扁舟訪遠公口天書梵口霜月步蓮宮
跡寄雙林下名留刧石中遥知松逕望棠葉滿山紅
時在育王寺書石字奉酬　口丞使君寄贈四韻
依次用本韻　處士范的上
拙藝荷才雄新詩起　謝公開緘光佛域望景動星

宮風雪文章裏書鐫琬響中將誰比佳句霞綺散成

紅

石有口者口口音梛

按阿育王寺在今浙江寧波府鄞縣阿育王山中

此碑題大唐越州都督口口縣阿育王寺常住田

碑唐書地理志明州餘姚郡開元二十六年採訪

使齊澣以越州之鄮縣置則其題此碑時未置明

州鄮縣尚屬越州爲都督府所轄也金石錄載此

碑題曰育王山常住田碑萬齊融撰范的行書雅

雨堂金石錄刻本注云按育王山當作育王寺然

阿育王是佛號脫去阿字但云育王誤也浙江通志碑碣卷載此碑注引鄞縣志云范的順陽隱士大和七年刺史于季友邀書齊萬融舊文此碑後有于季友記但稱范的爲剡越閒隱逸之士前題則云順陽范的書并篆額順陽地名無攷前題又云舊碑是前口趙州刺史徐嶠口書前祕書口正字郎萬齊融撰徐嶠下渤字乃之字也新唐書徐浩傳云浩越州人父嶠之善書舊書亦附浩傳云父嶠字無之　官至洛州刺史墨池編云嶠之字惟嶽佐佑五王迎立中宗歷趙渤洛州刺史此碑題趙

州刺史其官在迎立中宗之後則爲開元初書矣萬齊融見舊唐書賀知章傳云神龍中知章與越州賀朝萬齊融楊州張若虛邢巨湖州包融俱以吳越之士文詞俊秀名揚於上京朝萬止山陰尉齊融崑山令云云据朝萬二字是以萬字屬上文作賀朝萬也然全唐詩小傳於萬齊融注云考唐人所選國秀搜玉二集俱作萬齊融賀朝則顯然是舊唐書誤也舊傳稱齊融官崑山令碑云祕書口正字郎當由前爲正字郎後爲崑山令未可知也浙江通志作齊萬融亦訛刺史于季友兩唐書

于頔傳云頔子季友尚憲宗永昌公主拜駙馬都尉不言其官明州刺史不知即此于季友否耶碑末于季友范的僧和二詩全唐詩俱不載

寂照和上碑

碑高五尺七寸廣二尺九寸三分二十八行每行五十二字正書篆額在咸陽縣

大唐安國寺故　內外臨壇大德寂照和上碑銘并序

宣德郎守秘書省著作郎充集賢殿修撰上柱國段

成式篹

少華山樹谷僧无可書

處士顧元篆額

釋氏徒毗尼者雖不轍乎意地而形骸之外是釭是輻
大宅煽烘羊鹿効駕亦各也視中夏聖人刑自墨數三
千或由性戾將墨而之贖金也將贖而之畫衣慙懼也
以至髮鬋覩袷未嘗犯者信生千乎鄉可約束至顏氏
子也西方聖人設戒二百五十俾隄限身口徑出生死
今言法者骰喉舌鏑鏃其人我性鍚戾垢不嘗瀠雪近
非延樊或不能孕業人天也言祢者失之理圮漸磴一
念五位不及能者吾見其爲泥人若射箭也至乎咈生
死之流闑身口之歧其在毗尼乎　國初有宣聲
乎毗尼寂寂然將二百年有　照公嗣焉　大德

號寂照字法廣族麗氏京兆興平人　父詮灌鍾府折衝鎮于咸陽馬跑泉精祠毋竇氏嘗夢禮掌塔旣而有娠不嗜葷腴及產吮而不啼愍而始誰竇氏日滋善種福膝頳頏請介處不饍其夫許之塊然若居士之室太常之齋也雖蚖口于牀將齧不觸遂同謁捴持寺積禪師始具五戒　大德詠䵷箎年昉七歲宇泰定者佗如顛日積公異之父卽留爲童俾勤汲煬不難離別初讀法華經五行俱下次授維摩經俱令論未終執際腹三百幅衆号聖童遂毀髮焉如匠之度木中若蠹蝎心入震火卬之其聲虛嘶爲桴則速斵不能久持大厦故皷

地之桐　大士之種也㵎梓之腹　大士之聲也荆氏之林　大士之用也而覓䂻珑鐘一鼓殷然大響十四年西明寺過方等口試得度隸于慈悲寺初隸四分勤不交睫即開講於海覺寺著名兩街後弋志於涅槃經起信論功汰六麄理混四生壞隄瀵激宗流于性或有壘守愓垜利喙三尺一破偈答聒革𨗴乾固旼耶比丘不足以解疑悔也貞元六年　詔啓無優王寺舍利因遊鳳翔㮇律學者從而嚮臻　大德俔俔不怠處衆如表影惟直矣或珥多羅葉者口潚蓟葛者不病而而鑑壁者淡爪而半月形者悉皆由右門而出也十年

春將夏于清涼山清涼山曼殊大士是司鱗長遊之不誠必有疾雷烈風　大德䀹䀹膜拜終日不息見若白構而梁木散而釘虡乳剝於霓末犧綱栂於巘表其光大而緪直細而㽺漪詭狀雲手聲影黿凝千變萬化不可窮極居山雪首者驚曰自有此山未有此相由　大德行潔誠著也因屐及蔚州入到此山險如楞伽勢如稨陟櫰栙騈植衢柯四布夏籟所及百僞咨色其下榻車夜于縣攣芊芊相傳云普賢地也　大德望麓一禮五雲觸石越一年之大白復賓于號止法會福慶寺往來於渭濱鄜爲閒十餘年後教授於隴州稠林槎枿魔

界曰楚昭義劉公邕在普潤息女出嫁請口　大
德具戒焉元和初豐鐘創鉅戚難歿及至三年於咸陽
魏店立尊勝幢祈稱法界也其年功德使請住安國寺
等移　聖容院俾二望僧主之　錫二時服各綠
七人　大德一數也自長慶中賓禮末大和初皆
駕幸安國寺　大德導于　前蹕儀形偈荅不隔
旒纊因　詔入內夏于神龍寺大和二年來延唐寺
數乎菩提惘乎禪郝洎七年冬季上弦而疾下弦而病
將化之夕異香滿風體可折支其月闍維於寺北原僧
年七十六僧夏五十七道檀于積祖師塔院門人神晏

啓初紀日于幢其詞蔚然矣門人律大德口文其行惟肖門人契元駕說者也　大德設臬元構心跡規矩若日出于湯谷至于昆吾是謂正中其徒化之實實然不差淨觸噎　大德之去佛日虞泉矣門人興善寺實相上人惡俗決疣顧處塵外嗣　師之志以成式腹笥三藏請詞其德銘曰

汗汗聾流導于港濟覺路坦夷揄廚其軔燧明厚夜業白東晷由之不懈一乘其軌惟宜斯述惟寂斯紹偃蟄椽扗影直其表性若擢筠猥寒聳冰珠數絕貫友特壞歷志完海囊爲正法朋隄防意地林獲不騰蹭蔔惟喫

多羅不斷鳴癡翼慧無明破卵燼其業茀玆厥乘綏馱
絕中流平渥杖津一雨濯枝嵐颼穀翰偈古雲碧庭秋
桂丹羣木繩方衆景圭端資糧跰跣長途僅半翛然而
往慧曦畹晩卵樹蜻實柰萎霜菀甚垢斯濘衆縛斯蠲
覺源昉醮大宅炎熚迺毫距昏昂蓮距凋行著高石刼
窮不消

刻　主冊官李郢刻字

此碑在咸陽西馬跑泉地中武功康子秀先生過而
識之以語土人豎于道傍其后王咸陽移之咸陽城
中寺以碑有安國寺字遂改名其寺爲安國寺按碑

段成式撰僧無可書成式文筆自奇此文爲佛言尤奇無可賈島從弟有詩集傳世其書法出柳誠懸而優孟者子秀名楙太史德涵子也石墨鐫華

碑舊在縣西卅里馬跑泉鎭今移置縣寺堦下夫物之善合往聞未覩碑初出失趺土人以䃰䃰承之不相宜移來方廳寺堦下方石刻雲覆宛然以碑合之脗然原趺不知何相遠也邂亦奇矣聞初康牧識而出之土中牧號小山對山子也咸陽金石遺文

唐季惟裴休成式以通釋典稱裴事莊嚴流行猶爲外事則悟佛心印者段一人而已今觀此所爲照公

碑記闡洵博然精微奧義何未數數然也豈專重在戒故于法禪二宗不無軒輕乎乃牟尼一人之身耳道何以三也倘叚于所謂一者未能雌耶碑稱顏氏子若戒可崇門則四勿爲一偏之語矣而法禪二物又將屬之誰乎段未免貪多識而不見如來已無可之書因一時習倘石經多此法可知也然此碑則導源二歐掩有河東淸遒圓利洵可擅一時之技出諸書僧之上世輕其人因薄其技而不傳余乃爲拓出不徒以愛段文而已也（墨林快事）

碑文險怪用內典字極彩樊宗師之流亞也有云西

方聖人設戒二百五十魏書釋老志爲沙門者初修
十誡而終于二百五十則具之成大僧婦人道者曰
氏丘尼其誡至于五百隨事增數在于防心攝身正
口古之僧尼未有不從律戒入者今則以禪悟爲上
乘置戒律于不復道矣金石錄補
文云將化之夕異香滿風體可折支按孟子爲長者
折枝趙氏注云折枝案摩折手節解罷枝也碑以支
爲枝用孟子語寂照俗姓罷氏京兆興平人父詮灌
鍾府折衝灌鍾府蓋亦雍州百三十一府之一而史
之所佚也寂照卒于大和七年十二月其刻銘之年

月不可攷金石文字記題云開成六年正月攷文宗以開成五年正月崩武宗即位其明年改元會昌安得云開成六年乎蓋顧氏記憶之誤也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唐安國寺有二一在西京一在東京在西京者爲睿宗龍潛宅以景雲元年九月爲寺即此是也在東京者爲中宗節愍太子宅神龍二年爲崇恩寺後爲衛國寺亦以景雲元年十二月改名其並得名爲安國者以睿宗本封故也大德以大和七年卒文稱大和二年來延唐寺以會要攷之延唐本名萬善爲會昌六年奏改碑于開成末即稱延唐是會要云云亦不

諶是矣關中金石記

按此碑撰者段成式舊唐書傳段文昌子成式字柯古以蔭入官爲祕書省校書郎研精苦學祕閣書籍披閱皆遍累遷尚書郎咸通初出爲江州刺史家多書史用以自娛尤深於佛書新唐書則稱其官終太常少卿而皆不載其官著作郎充集賢殿修撰史之畧也段成式詩與温庭筠李商隱齊名時號三十六體以三人皆行十六也書者僧无可全唐詩小傳稱無可居天仙寺此碑則云少華山樹谷僧其詩有宿安國寺簡公院一首殆即此

書碑之安國寺也碑書無憂王寺誤作無優蘑蔔作瞻蔔通用字碑無建立年月据文稱大和七年冬季上弦而疾下弦而病化其月闍維於寺北原計其時歲暮矣此後神晏置幢契元述行實相請銘皆非闍維時所能猝了而大要亦不出來年之事然無可確定附於七年

林放祠記

石已殘裂就搨本計之高四尺一寸八分廣二尺七分十七行行廿六字或廿七字不等正書在曲阜縣故城集

唐　林放祠記

原□□□□故□□□□□□□□□世道人心之大
□□□以□□缺□□前□也缺孔子賢之□缺而□
圭□言一時□奕世之下莫不□闕亂一言□□□林
放□以□□缺正□□□□春□祭□列于洙泗之濱
故百代□振人文于不朽也缺□以□木□其□中□
□□民□□□缺□□□□人□□缺功□□□文□
□□□至不□可缺先王之□□□缺及士民之□
□受其教化缺□非□然缺七十二□□皆確乎不可
缺固宜乎与□缺林放之賢□聖人□□雖泰山□□
如□□嗚呼此其所以爲缺

大唐□和□年甲□春□□

按碑文欽泐讀不成句題曰林放祠記文中惟林放字兩見而建祠之由不能詳也林放魯人孔子弟子開元時贈清河伯闕里文獻考載放城集唐大和二年碑即此碑也碑末年月存和字甲字大和二年戊申歲不應有甲字惟八年爲甲寅當是大和八年立闕里考似誤

落星石記

記二段一段七行行九字一段四行行十一字正書存興平縣

若星石者晉穆帝昇平元年正月丁□□于□西南皇

甫村□□□□爲石至大和□□□百九年是年正
月二□五日因移在縣之後□長城陳元錫記
落星石埋沒縣東北荒蕪地恐久沉迷移來縣廨
大元至正廿八年□□中旬
郎中崆峒米克明峻德記
右刻在唐大和中陳元錫題名之後石即晉昇平元
年所隕者也詳見元錫記及晉書本在縣東北田間
克明昇之縣署因有此題 關中金石記
按記云落星石晉穆帝昇平元年正月丁□□于
□西南皇甫村至大和□□□□百九年云云晉

書穆帝紀昇平元年正月丁丑隕石于槐里一此石刻丁下泐字乃丁丑也槐里縣名仰唐之興平縣長安志興平縣石星晉穆帝太和年中隕于槐里以昇平作太和誤矣太和是晉帝奕紀元非穆帝長安志又云槐里故城在興平縣東南十里此記云西南是槐里之西南然攷興平縣唐置二十鄉宋存六鄉管二百四十邨而長安志所載六鄉東南西南皆無專主鄉名不知皇甫邨當在何鄉古村名亦可補長安志所未備也自晉穆帝升平元年丁巳歲至唐文宗大和九年乙卯歲凡四百七十九年而

此記大和下缺四字下有百九年字數不能合所

未詳也

修龍宮寺碑

碑連額高九尺廣四尺六寸二十三行行三十八字正書在嵊縣

唐修龍宮寺碑并序

浙江東道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中散大夫檢校左散騎□□□□□□□□□□丞賜紫金魚袋李紳

撰

會稽地濱滄海西控長江自　大禹疏鑿了溪人口宅土而南巖崝跡高下猶存則司其水旱泄爲雲雨乃

神龍之鄉爲福之所寺曰龍宫在剡之界蟲芝鄉嵊亭里地形爽塏林嶺依抱剎宇頹毁積有年所自捌置基三徙而安此地像儀消化鍾磬不揚堵波已傾法輪莫轉釋老衔真持誡慈寺護念常脅願輿伽藍而歲月屢遷物力無及貞元十八載余以進士客于江浙時適天台與衔真會遇于剡之陽師言口辭有念今茲果矣顧謂余曰後當領鎮此道幸願建口龍宫以資福履余以爲孟浪之詞笑而不答師曰星歲有期愚有冥告臬元和三年余罷金陵從事河東薛公苹招遊口口師已卧病而約言無口大和癸丑歲余自分命洛陽承　詔

以檢校左騎省廉察于茲歳逾再口而衛眞巳爲異物
龍宮棟宇將盡命告墳塔因追昔言遂以頭陁僧會眞
部領工人將以蒇事余以俸錢三千貫口口監軍使毛
公承泰亦施以月俸俾從事寮吏咸同勝因閭里慕仁
風靡爭施口口之功力雲集清涼之蓮宇欝與浹旬而
垣墉四周逾月而棟幹連合爰矣眞界昭平化城擇口
行僧居之以惣寺事因具香饌告誠　法王上以資
我后無疆之祚次以資龍神水府之福以名寺
之功力爲祐靈之顯報一雨之施潤洽必同　佛言
龍王心力所致使七郡山澤城邑万人介福所安翳我

龍德是用迴此法力永資泉宮僧齋護念常爲仰荅余
固不敢以衒真之言自伐俾竭誠以爲人刻石記言于
寺之刹銘曰
滄海之隅會稽巨澤惟禹功力生人始藉土壤山嶼濱
海之東溟漲空濶遐秘龍宮貝闕雖知珠宮莫測雲雨
交昏深沉不隔闡法必聽依　佛必降豈騰溟海亦
化長江既資勝因爲龍景福飾宣風雨以成播育撞鍾
以告三界必聞唯爾龍室昭昭不昏我□□有僧傳
信斯人已亡斯言不□敬報前志以垂後功建飾儀相
昭明有融普利羣生罔資已□□□□□□□□□

唐大和九年乙卯歲四月廿五日建

勾當造碑石并殿內石長明燈等 下缺

右修龍宮寺碑前題浙江東道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中散大夫檢校左散騎□□□□□□□□□丞賜紫金魚袋李紳撰散騎下蓋闕常侍越州刺史兼御史中十字也攷唐書李紳傳紳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大和中李德裕當國擢浙東觀察使碑云大和癸丑自分命洛陽承詔以檢校左騎省廉察于茲所謂分命洛陽者即分司之命也高似孫剡錄既載此碑又云紳自宣武節度歷左散騎越州刺史似未

建碑文之旨矣紳之帥宣武乃在浙東召還再領分司之後唐史所載甚明疎察於史學甚疏道聽塗説故多舛誤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金石萃編卷一百八終